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4年8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朱小苗 版式:桂政俊 责校:耿道川 邮箱:zbs404406@163.com 热线:(010)87622067

■嫣然思语

秋天的诗行

□曹立杰

秋风辞

秋风轻轻掠过田野，
草木摇曳，低语着季节的秘密。
我听见它们在说，说那欢喜与忧愁，
像果实挂在枝头，等待成熟的时刻。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
有时我们是那秋风，
有时我们是被吹过的草木。
欢喜如阳光，洒落在这旅途上，
而忧伤，就像雨滴，滋养着每一寸土地。

每一步都踏着收获的节奏，
我们在秋天里寻找自己的影子。
那些曾经种下的种子，如今结满了果实，
它们静静地诉说着生命的故事。

让我们拥抱这秋风，让它带走疲惫，
让心灵在草木间找到归宿。
欢喜与收获，是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人生因此而丰盈，如同这金黄的季节。

秋天里的父亲

秋天来的时候，
是父亲的背影最先染上了金黄。
那片片斑驳的光影里，
藏着一个勤劳者的风采，
像极了那些被岁月遗忘的故事，
却在每个清晨醒来。

父亲的手，握着镰刀在稻田里舞蹈，
每一道划过的弧线都是对生活的礼赞，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他的脸庞被风雕刻，
岁月在他额头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痕迹。

但那双眼睛，
依然闪烁着年轻时的光亮，
仿佛能够穿透时光的迷雾，
看到未来的希望。
他说，生活就像这片稻田，
只要辛勤耕耘，总会收获满满。

而我站在一旁，
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身影，
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情绪。
我想留住这一刻，
让这份温暖和坚韧，
成为永恒的记忆。

张贤亮：留我遗憾　给我欣慰

□庄电一

今年9月27日，是著名作家张贤亮去世10周年的忌日。

10年，仿佛是在转瞬之间，我感觉他并没有远离，更没有离开这么久。他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依然是宁夏旅游的热点，他创作的小说仍然不断再版且仍然拥有不少读者，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仍然在多家电视台热播，而在他长期生活并且长眠的宁夏，他仍然是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

虽然离开了这么久，他依然是宁夏一张亮丽的名片！

张贤亮成为“宁夏的名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贡献和影响决定的。他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人，也是一个笔耕不辍的人。

我至今还记得，在“超期服役”多年之后，他才于2003年年底从宁夏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此时，他已经67岁了，担任宁夏文联领导职务也有18年。我参加了那次换届会议，虽然退下来了，但他很坦然，毫无失落感。

虽然退下来了，但他没有赋闲，仍然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也仍然笔耕不辍，还热心慈善事业，每天都有许多事做，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他这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没有意志消沉、自甘平庸、志得意满。2012年，他已76岁了，也就是他离世的前两年，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仍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我从没有罢笔，我仍然在写作。”的确，他有许多作品是在60岁甚至70岁以后写的。

虽然与他相识30多年并且多次采访过他，但我却没有就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与他深入交谈过，所以我无法确知他退下来之后的写作计划。作为一位以写作立身、在国内外都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作家，他要写也能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无论他写什么，都会有刊物争着刊登，也都会拥有一大批读者。大概是在他70岁以后，有人建议他写写回忆录。对他命运多舛且不失精彩的一生来说，值得写也值得看的内容可以说是太丰富了，人们对此的期待也是非常自然的。显然，他本人也很看好自己的回忆录，也有自己的写作计划。记得他曾信心满满地说：“现在，还不是我写回忆录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写回忆录要等到我90岁以后了。”好像也有媒体对此做过报道。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体还非常健康，所以，他有理由对自己此后的人生做这样长远的规划。出人意料，他竟然在创作力依然旺盛的年纪撒手人寰！虽然这个寿命不算短了，但与人们的期望和他本人的估计，还是相距甚远。我猜想，他应该有许多计划，但最终都未能实施，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不知道他的回忆录是否动笔了，但直到他逝世10年后，人们还是没有看到令人期待的回忆录！也许，没有完成回忆录，只是他的诸多遗憾之一。而他的这些遗憾，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文学事业，抑或是对他的热心读者，都是个不小的遗憾，也是无法弥补的。

张贤亮的过早离世，对我来说也是个遗憾。作为《光明日报》常驻宁夏的记者，我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采访过他，此后断断续续地有过许多交往，但对他的了解也是很肤浅的。我一直有深入了解他的愿望，但总因杂务缠身、认为机会很多而一再错过，30年中，我没有与他合过影、没有同桌吃过饭，也没向他要过一本书、索要过他的签名或题词、题字，我是想弥补这些遗憾的，可惜，他没有给我留下这样的机会。

不过，我还是有些欣慰的：在他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之初，我曾在新闻报道中多次积极呼应，对他给予了舆论的支持，此后影视城创建遇到难题，我也曾施以援手；在他无端遭受网络攻击时，我曾挺身而出，不仅为他“解了围”（别人的评论），而且谴责了造谣诽谤的行为；在他身染重病、不久于人世时，我不仅写出了“盖棺论定式”的长篇报道，而且以整版的篇幅在《光明日报》刊登（《张贤亮，好大一棵树》载2014年8月8日《光明日报》），不仅间接地表达了诚挚的感情，而且让他在病中得到慰藉（此稿在他去世后，又多次被转载、转发）；他去世后，我第一时间在《光明日报》上发出消息并做了跟踪报道，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见证了他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各界深切缅怀他的哀荣；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有关部门召开研讨会，缅怀他的业绩，我不仅到会，而且在《光明日报》上发出新闻特写：《宁夏人民不会忘记他！》；2016年，我又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关于兴建张贤亮文学馆的建议”……当然，我还可以说，我没有借过他的光，从没有借他的大名为自己谋求过任何利益。我与他的交往，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我并不是没得到任何回报，他回报给我的是精神力量，树立的是写作的标杆，让我有了学习的榜样，他对我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在二三十年的交往中，他不仅是我采访的对象，而且让我与他近距离接触，感受他的情怀和境界，仅就此而言，我就应该感谢他。此生，我为与张贤亮共同生活在宁夏这片热土上并且有过一些交往，做了一点有益于他也有益于宁夏、有益于文学事业的事而感到自豪。当然，我做得很不够，这也是我愧疚于他的地方。

写下这些文字，也是我为弥补心中遗憾所做的一点努力，希望以此告慰张贤亮先生。

（作者为《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原站长）

老屋

□李万军

岁月很浅，时光很淡。

老屋像个孤独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站在村口，在期盼远行的游子归来。

老屋与我同龄，那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

老屋的前面有条不深不浅的沟，从屋后的深井延伸到门前一望无际的田野。

小沟里的溪水终年叮咚不息，那声音是岁月的音符，是时光的轮回。

沟的边沿，是牛和猪生活的厩，粪水沿着小沟，滋养着前方望不见边的绿。

老屋背后有口深井，总有舀不完的清泉，那是屋后山里人家生存的希望。

深井上边有条山路，那是山里人挑水和驮物的必经之路。

清晨，轻快的脚步声像欢快的玉兔催醒睡梦中的我，侧耳倾听，有水和木桶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那是屋后人们在准备一天生活的开始。

驮物人爱在井边小憩，主人在沟坎上摘一片宽大的树叶，卷起来，舀着山泉往嘴里送，甘甜得脸上绽开了笑靥；汗涔涔的马把嘴伸进沟里，一口气把肚灌得满圆才抬起头，之后，迈着响蹄欢快起程。

老屋的门上挂着犁，一生与父亲为伴；窗子上挂着的镰刀和锄头，只有晚上才离开母亲。

儿时，田野里满是金黄的季节，老屋门前是我们嬉笑打闹的地方。

白天剥玉米壳，一层一层地褪去，随即露出一排排洁白整齐的牙，淘气的我们把牙拔了，顺手丢在仓里，惹得一个挤一个咯咯地笑。夜晚，兄弟几个光着屁股咬着黄灿灿的苞谷粑，争抢着依偎在父亲的怀里，闻着呛人的旱烟，听父亲讲漫无边际的故事，看母亲在草鞋架上注入款款的深情，那就是甜蜜的童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和几个兄妹相继离开了老屋，当了游子，老屋里的嬉笑声少了，只有父母日渐佝偻的身影。从此，老屋开始萎靡不振，没有了往日的神情，墙体和青瓦变得灰暗。

渐渐地，屋后的深井已被泥土掩埋，只听到哗哗流淌的自来水倾诉着惋惜；屋后的山路已变成了水泥路，没有了人背马驮的身影。

父母相继走了，每次回家，在老屋对面的公路上，就能看到老屋默默的坚守，就像看到了父母凝望远方的等候。

站在老屋门前，儿时的一幕幕在眼前轻轻飘过，那是离开老屋几十年来时常做过的梦。

（作者为贵州省六枝特区文联主席）

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雅学堂丛书”第二辑

再度诠释一代学人使命与担当

□田野

继“雅学堂丛书”第一辑于2023年7月首发之后，甘肃文化出版社近日推出“雅学堂丛书”第二辑。该丛书秉持“大家小书”的基本思路，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家的学术史、思想史、学术交流史及其最新成果，以学术随笔形式向大众传播，让大众了解学界大家的所思、所想、所悟，再度诠释学人们的使命与担当。

作为一套展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学术随笔的系列图书，“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套高质量的学术随笔集，也为学术界与普通大众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特别是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接触高端学术话语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普通读者得以窥见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增进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研究的认识。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作者阵容堪称豪华，包括众多当代著名学者。每位学者都在其领域内有着深厚的造诣，他们的文章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雅学堂丛书”主编刘进宝介绍，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均为我国历史学界很有成就的专家、大家、名家，包括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和特聘教授陈锋、南京大学特聘教授范金民、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霍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这些人都是中国人文社科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学术水平都是学界公认的。”

这些学人的成长经历、学术领域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学术基础扎实，因此在学术方法、理念和格局上，无意中传承了一个良好传统。刘进宝说，“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10位作者，年龄最大的樊锦诗先生出生于1938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最小的李锦绣先生出生于1965年，也接近60岁了。虽然他们已经或即将退休，但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仍然奋斗在学术前沿，展现了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与担当。

学术随笔作为一种文体，介于专业的学术论文与普通的散文随笔之间。它既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又不失文采和阅读的趣味性。刘进宝说，“雅学堂丛书”第二辑所选编的文章，并非作者的高头讲章或学术专著，而是普通读者亦可轻松阅读的随笔集，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共10册，包括《敦煌石窟守护杂记》（樊锦诗著）、《杖朝拾穗集》（史金波著）、《东塾近思录》（刘梦溪著）、《故宫缘》（郑欣淼著）、《珞珈山下》（陈锋著）、《史林余纪》（范金民著）、《考古拾贝》（霍巍著）、《史学鸿泥》（常建华著）、《瀚海杂谈》（赵声良著）、《半枰小草》（李锦绣著）。

这些作品中，每一位作者都用自己独到的视角，观照历史与现实，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展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内涵，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多维度面貌。同时，通过学者们深入浅出的叙述，高深的学理变得易于理解和接受，有助于激发读者对于进一步探究学问的兴趣。其特点在于，它们既有足够的学术深度，又不失轻松易懂的风格。作者们精心挑选主题，旁征博引，将深奥的学术观点用生活化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普通读者也能轻松跨过学科门槛，一窥究竟。

在考虑丛书第二辑作者的人选时，刘进宝首先想到的是既要与第一辑有衔接，又要有所不同。“在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时，还要看到学术的传承，乃至人格的养成。”刘进宝说，老一代学者由于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家学熏陶或私塾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系统的学业，他们都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学术基础扎实，因此在学术方法、理念和格局上，无意中承传了一个良好传统。“新三级”学子与他们相处，可以得到学识、做人、敬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跟随他们读书的研究生，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的“雅学堂丛书”第二辑。

为了反映学术的传承，在“雅学堂丛书”第二辑出版工作启动伊始，刘进宝特别邀请了樊锦诗、史金波、刘梦溪、郑欣淼4位80岁左右的学人。在他看来，这4位学者的研究各具特色。比如，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刘梦溪先生以学术史和思想史为重点的文史之学、郑欣淼先生的故宫学研究，都代表了各自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

值得一提的是，“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10位作者，经历了现代学术发展或转型的重要节点和机遇，既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学术勃兴、发展、转型和困顿的亲历者、见证者，又是身处学术一线的创造者、建设者。可以说，他们既在经历历史，又在见证历史、创造历史，还在研究历史，将经历者、创造者和研究者集于一身。这种学术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和探讨。

在当代社会，当快节奏成为常态，深度阅读与思考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尤其是那些涉及深度思考和学术研究的书籍更是被置于阅读清单的底端。然而，对追求知识、渴望智慧的人来说，正是这些书籍蕴含了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它们能够引领我们探索未知的领域，挑战认知极限，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这其中，“雅学堂丛书”第二辑无疑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成功地将学术普及化，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吸引了众多读者目光。

郑欣淼认为，在生活急剧变化的时代，“俗”好还是“雅”好，二者之间尺度如何把握，往往会引起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刘进宝能理直气壮地提出“雅学”的口号，非常难得。“将自己的随笔定名为《故宫缘》，并非一本正经地讲‘故宫学’，而是按照‘雅学堂丛书’的宗旨与要求，尽量选一些自己熟悉的故事，通过这些具体的、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书写故宫的学术、展现故宫的风貌，把故宫和‘故宫学’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写一本好书容易，但是出版一套好书，而且连续几辑始终如一，则不太容易。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主编，代表各自领域学术研究前沿的作者，以及一个优秀的出版社，是出版一套好书的三个必备条件。”陈锋说，“雅学堂丛书”书稿文章的选择堪称上乘。“一本面向大众的书，不应收录太过专业和艰深的文章，而是应该包含学界的很多逸闻趣事，传递学术见解和思想，并具有可读性。”

社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南路55号 查询电话:(010)87622114 邮编:10012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松榆里支行 账户名称:《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账号:110060900012015027658 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16号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国外总发行:北京399信箱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每份1.37元 录入组版:本报机房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